

五十年前旧书场

□李刚田

聊斋闲品 □口储劲松

人面桃花

许多年以前，四舅在他那间被煤油灯熏得黑不溜秋的卧房兼书房的四壁上，贴满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张贴画。其中有一幅，画的是旧时大户人家的一位小姐，在春光乍泄的季节，由丫环陪着到后花园里赏花。那小姐的姿容，螭眉蛾眉，粉腮白颈，乌髻其发，樱桃其唇，秋水其眸，宛若世外仙姝。其装束，正如汉乐府《陌上桑》里对罗敷的描述：“头上倭堕髻，耳中明月珠。缃绮为下裙，紫绮为上襦。”现在回头细细想想，非常像87版《红楼梦》里的薛宝钗。

那位小姐婷婷站在一棵怒放的桃树边上，素手轻拈桃花一枝，巧笑嫣然。这就是拈花一笑吧，这就是唐代诗人崔护所说的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吧。那个时候，我不过十来岁，对女人不感兴趣，但那张画中的桃花与美人，却不知为何在我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以至于今天回想起来，画中情景还历历在目。

桃树是最古老的果树之一，美人站在桃花边上笑意盈盈的场景，当是代代有之、年年有之、季季有之、桃花盛开时节无处无之。所以第一个说美人的脸“艳若桃李”以及“桃花灼灼”的，大约不是崔护。但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诗一经吟出，“人面桃花”便成经典。

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？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这首深情款款、怅恨绵绵的情诗，据说是崔护写给长安城南一位农家女子的。

唐诗本事专集《本事诗》里收录了唐孟棻的《崔护》一文。文中记载：博陵人也即今河北定县人崔护，仪容俊美，性格孤洁寡合，考进士落第。清明那天，他独自到长安城外游玩，喝酒过后口渴，正好遇到一农家，于是前去敲门。良久，有一女子从门缝里打量他。那女子生得“妖姿媚态，绰有余妍”，问道“你是谁啊？”崔护报上名来，并说明来意。女子让崔护坐在门外的凳子上，自己进屋端了一杯水出来，然后靠着一棵盛开的桃树旁逸的斜枝站着，脸上写满了对崔护的一见倾心。崔护用言语挑逗她，她不回答，但目送崔护离去时，她眼里却含情脉脉。

第二年又一个清明日，崔护忽然狂热地思念起那位姑娘，于是径自去寻找。不想，姑娘家屋宇依旧，门上却锁着。想起那位倚桃而立的姑娘，崔护提笔在门上写下了这首夹杂着思慕、爱恋、怅惘、失望诸种情绪的《题都城南庄》。

故事的发展出人意料，姑娘因渴慕崔护而精神恍惚，见到崔护的题诗后，竟然相思病死。崔护听说后，来到她家，用手抬起她的头，用头枕着她的腿，痛哭着祷告道：“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！”姑娘竟然复活了。才子佳人，玉偶天成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故事的结局花好月圆，皆大欢喜。

《崔护》有浓厚的传奇小说色彩。传奇传奇，传说中的奇闻轶事罢了，或许实有其事，或许纯属杜撰，这无关紧要。紧要的是“人面桃花”，崔护仅凭这实写情境的4个字，就写绝了女子的娇艳之美。在他之前以及之后，有无数的人赞美过美丽女子的容颜，“如花似玉、冰雪之姿、秀色可餐、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、皎若秋月、灿如春华”等，与“人面桃花”相比，都逊色许多，更不如它生动。

古往今来，全世界出美女无数，无数的美女有无数种容颜，无数种容颜也有无数种美。有的美得富态，有的美得俊朗，有的美得玲珑，有的美得清秀，有的如鹅蛋，有的如月轮，有的如钻石，有的如柠檬，难以细数。崔护娶的那位姑娘是什么脸型，我们无从知晓。但我猜测应当如薛宝钗，那种满月般既大气又典雅又秀气的脸，与天天桃花似乎更相配。

还有，我以为，“人面桃花”只可形容东亚美女，尤其不适合欧美女子，西方的美人与玫瑰更想配一些，于桃花却不相宜。

书人书话

我喜欢轻阴细雨的日子，天空是柔和的灰色，空气浓厚得似乎可以掬在手中。而我那像隔世一样遥远的童年，正是这样柔和的灰调子，这样浓厚而使人久久回味。

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。我腋下夹着断了带子的书包，蓬头垢面地顺着墙根溜进了家门，耷拉着剃光的脑袋听妈妈的训斥，我自知理亏：一放学就跑进说书场，昏天黑地才回家。当我坐在昏暗的油灯下做作业的时候，心想明天一定不再去听说了。但第二天放学，两条腿又鬼使神差般不由自主地走进了说书场，而且又是到了昏天黑地才回家，对此，妈妈也是无可奈何。

那时没有电视、卡拉OK什么的，看一场黑白电影就使我如同过年一样兴奋。当时郑州市区的弹丸之地，能吸引我这个“不是省油灯”的孩子的地方，就是那有无穷奥妙老坟岗了。背着书包，在大人们的间隙中钻来钻去，有摆地摊卖大力丸的，口中吐火，肚吞铁球，腰缠钢丝，脚踩尖刀，煞是惊心动魄；有抽签算卦的，摆奇门遁，说阴阳八卦，看手相面相，都是些“半仙之体”，让我觉得深不可测；另有打彩、扎辫、摆残棋、变戏法的、小赌博，也颇能引人入胜……而消磨我时间最多的地方，是现在位置在民主路中段往北的一个大院子。院子中间一个空地，除有一排拉洋片的在边说边唱边拉，拉动一幕幕的画片之外，就是一块供说相声、变戏法的地摊了，周围赫然五六个大席棚就是说书场。

每天下午各个席棚中一齐开说，有评

词、大鼓书，还有评弹、坠子之类。到现在我还能背得出唱坠子的几句开场：“小孩子一拉忽隆隆隆隆，三言两语就开正封。上一回说的是武松打虎，还有那半本半没有唱清……”但主要还是说评词，也就是说书，内容有《封神榜》《三侠五义》之类。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不准说旧书了，于是就改说了《林海雪原》《红岩》之类的革命小说，不过虽改了新书，说书人依旧是长袍、折扇、惊堂木，依旧用的是说老书的语言套路，如说到《铁道游击队》中老洪一甩二十响盒子炮打一梭子子弹时，所用的语言套路与说《三侠五义》中白眉毛徐良甩手打飞镖的语言是一样的，可谓旧瓶装了新酒。

我在这书场中厮混时大约十一二岁的年龄，如今许多艺人的大名已记不清，但其表演时的音容笑貌却永远贮存在我的记忆中。我爱听王国保说《三侠剑》，一是故事本身听来要比勾心斗角的《三国演义》之类痛快，二是说书人的形象逗人乐。但我是白听而不给钱者，所以要用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的游击法。一般我是站在最后一排凳子之后，偶然也敢偷偷坐在后两排的空席位上。我是有些经验的，先在席棚外面徘徊，听里面说书人先咳嗽两声，惊堂木一拍，说几句引子：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上回书说到……”这时我才猫着腰伸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棚内。往往我不等到说书人说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然后把折扇往背后领子里一插，端起小筐下台要钱时再逃走，而是掌握时间，察言观色，捕捉说书人将要停书前的征兆：“只见那边厢白眉毛徐良左手燕子掠水虚晃一招，右手大环刀来个玉带缠腰，只听哎呀扑通，红光进现，鲜血……”此时，我的双脚已悄然踱出棚外，

也偶有听得痴迷而忘乎所以的，有时小光头上要挨说书人一记折扇，甚至被揪着耳朵拎出席棚。

在老坟岗说书场中的七八位艺人中，生意最差的要数每晚点上电石灯说《鬼狐传》的小妖怪了。说聊斋故事没有说剑侠书那么热闹，再加上露天摊难以聚拢小妖怪那沙哑的声音，所以听众最多不过三十人的样子。又有一些人欺他身小力薄，听完书而不给钱，小妖怪也无奈何。我也是这些经常白听书中的一位，但有一次我付了钱，那也是最后一次听他说书。时间大概是饥荒的1960年，天上纷纷扬扬地飘洒着雪花，小妖怪仍在一盏半明半暗的电石灯下说书。听众只有那么七八位，等他说完一段手端着小筐收钱时，人们竟然嬉笑着哄而散。这一次我没走，呆坐在那里看着说书人，只见小妖怪长叹一口气，卷起了那块蓝色的桌布，一口气吹灭了电石灯。不知怎么的，鬼使神差似的我突然站起来，把口袋里仅有的两毛钱放到了他那收钱的小筐里，等他抬起眼看我时，我已转身而去了。是出于忏悔，或是出于怜悯，说焉不清。过了一些年，我读到了鲁迅的《一件小事》，在那里我找到了共鸣。

说不清是什么时候，说书场取缔了。“文革”初起时这些民间评书艺人大多被挂上牌子游街示众。听说那个叫王国保的到建筑队干壮工了，后来又见他拉着一辆架子车，车上放着爆玉米花的筒子在沿街“放大炮”，再后来听说他病死了。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，这些民间评书艺人的晚年是不太好过的，如今想他们恐已多不在人世了。那个说书场也几经变迁，没留下当年的一丝痕迹，但留在我孩童心灵中的印象将会伴随我一生。



逝者已矣

纯净而彻底的李明性

□赵世信

李明性的《家谱》出版后，在读者中获得了广泛的好评，他的《家谱》研讨会，有李洁非、何向阳、南丁、李佩甫等知名作家、评论家近20人参加，他们对《家谱》给予了一致的赞誉。明性对我说，退休之后，他还有7部书的计划，《长相忆》便是其中一部。遗憾的是，他被查出得了肺癌，撇开了家人和我这个相处半个多世纪的兄弟，走了。

他走的那天我本应在石家庄，计划3天后回郑，但心中总有种牵扯着的不安，便匆匆地回来了。之前向明性告别时，我来到医院对他说，明性，我过两天再来看你，神志已经有些模糊的他大声地答应，“噢”。我用手捂住双眼，止住要滚下来的泪水。2009年10月19日1时40分，接到明性儿子向华给我发来的短信，三个字，“爸走了”。我赶到医院，明性安静地躺在那里，我在心里默念了一句，明性，你一生受够了磨难，可以解脱了。

之后，我会常常陷入与明性的往事回忆中。他的身影常会在我脑海中出现，或是我们儿时上学，一起读书、作文、调皮，或是我们长大后一起游玩、畅谈、采风。

明性是个极为心细的人，对所有可以引来回忆的事物都予以保存，包括我赠他的香烟盒、小学时的照片、我参航时和他合照、日记本等，不论大小贵贱，经数十年而珍存无损。他的这份心细也体现在了写作上，旅欧匆匆半月，竟也能书就一本图文并茂的《旅欧游记》，将历史性、观赏性和个人体验集于一书，让人感慨。

这本《长相忆》，是采撷自他之前的积累，有小散文以及和文友的交往故事。他是受到公认底蕴深厚的作家，他以独具特色的乡土文风，将大情小景、君子之交娓娓道来，真情雅致沁人心脾。《长相忆》，不仅仅是明性自己对过往的追忆，也将是他的朋友家人和广大读者，对他的种种回忆。

但凡了解明性的人都知道，明性是极坦诚的人，也是极谦恭的人，他和任何人都

不爭不斗，平平和和。他不善言辞，朴实无华但品格高贵，不屑于阿谀攀附，唯好沉溺于文字的快乐。他善良感性，别人有所求助，力所能及，他都不忍推脱。他强于业务，编了许多的名人书籍，包括刘绍棠、贾平凹、浩然、古华、二月河等等，却乐于奔波求教交流，从不以此炫耀；他倾尽心力在业内编好书、写好书，不图名利，但求有益于时代。他将自己的肉体祭向天国的同

时，也将自己的灵魂祭献。

这样纯净而彻底的明性。

至今，我仍不敢去去看望弟妹。她现在孤身一人，承载着我与明性最多的感情交集，没有了明性，我们的相见必是无法抑制的悲戚。

我想，这本书对于明性，或许是个句号，或许，也仅仅是个逗号。

昭元宠爱
高尚儿童摄影会所

杨泽申
小名：夯夯
年龄：9岁
出生日期：2001年8月8日
爱好：玩、看书、跳街舞
父母寄语：希望宝宝健康快乐！
网络热度：★★★★★

新鲜代言
晚报 Baby

郑州晚报《昭元·宠爱儿童摄影》魅力联合
Tel:0371-6393 5063 6381 8189 昭元宠爱儿童摄影(经七路与纬三路交汇处)